【菩提道上】 釋自觀

芒果·生活·修行

我尋思著：「誰需要做這些事呢？誰來處理它呢？」

剎那間，我感受到自己的愛惡與棄取間，竟然這樣地截然劃分，難道我一直在追逐那個可愛的，而拒斥由它所生的一切狼籍？

夏天到了，台灣的夏天正是芒果、荔枝盛產的季節，在佛前的供果中，可以常看到它們的身影，襯著鮮花，常常是鮮紅嫩綠，煞是好看！也顯示了農村一季的豐收。善信在供佛時也不忘及僧，芒果的酸、荔枝的甜確實是消暑的清涼享受，再佐以法味——見緣起即見法，使人在消暑的同時，也得到心靈的大豐收。

板聲一陣響，大家正忙著搭衣排隊，魚貫庠序行入齋堂時，行堂法師又端出一盤芒果來。只見那芒果削了皮、去了籽兒，黃澄澄果肉加上撲鼻的果香，實在令人垂涎，胃口大開。我喜孜孜地去行堂工作處洗手，以便趕上供養。

走到水槽前，赫然見到一堆散置的芒果皮兒和芒果籽兒，許是行堂師匆忙趕去過堂，還來不及收拾，那腐爛的芒果瘡兒、皮兒，一片狼籍。見了這副景象，我第一念是趕快過堂要緊，不要聞問；第二念是實在不忍丟著不管，應清理乾淨；第三念是清理恐怕要費一番功夫才行，若十爪齊抓，可得要好幾回合，一想到邊抓邊

丟的狼狽相，內心的厭煩、排斥不禁悄然生起……。

「到別處洗手算了！」轉身之際，那不堪入目的一景仍映留在眼簾間，我尋思著：「誰需要做這些事呢？誰應該來處理它呢」？想到從杯盤間拿來即可入口的芒果，酸中帶甜，方才還想食指大動，而現在見到芒果皮兒卻感到厭惡，果皮與果肉不都是芒果的一部分嗎？難道我只是負責享用的那一方嗎？剎那間，我感受到自己的愛惡與棄取之間，竟然這樣地截然劃分——這是我所喜歡的，那是我所厭惡的，愛惡之間，雖有一股世俗道德感維繫，但這道德感卻是如此地不堪一擊，需要透過一番掙扎才能維持，構成動力。難道我一直在追逐那個可愛的，而拒斥由它所生的一切狼籍？

（繪圖：陸承宗）

我突然發現自己執著得可以，可用的要處理，無用的也同樣要處理，它們兩者同時存在，所謂「此生故彼生」，是相依的

存在，我怎麼可能不削去厭惡的果皮，而吃到喜歡的果肉呢？「吃」的當下暢快俐落，「吃」的同時，更要明白由於「吃」的緣故，有相應於它的一大堆瑣事，是要付出耐心與代價的。

生活的真相也不過如此吧！它應該是一個整體，然而眾生的苦正在這裡，明明是一個圓，卻被執著所質礙而無法玲瓏地透視，於是只能就有限的範圍看到半個圓或某一端、某一點，自己所了解、認識的，能夠接受它、享有它，至於對那相依的另一半是不太理會也無法納入知覺的。

有不少急著修行的人常質疑：「老實念佛不是很好嗎？修行的生活需要執事嗎？」可憐的是這欲界眾生有個要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的色身，而這色身總要費些工夫來維持，但由於前述觀念使然，因此就演變成只要洗澡，卻不耐煩洗衣、晾衣、摺衣、補衣、製衣；至於吃飯，有的吃就好，那裡需要洗菜、揀菜、煮菜、洗碗、刷爐，何況在這當中又有一大堆的人事紛雜！這就如同有人只希望養個白胖、健康的寶寶，卻不耐煩處理孩子的哭鬧、生病一樣。我只欣樂這個，我厭惡那個，可能嗎？這是沒辦法切割的，修行生活是一個整體的圓，生命整然的全部，何曾缺過那一角？

修行生活唯有透過智慧的觀察抉擇，才能真正做到德行的淨化。我曾經自許對事相的繁雜瑣碎已不再感到厭煩，卻不料這一夏的芒果肉，那酸中帶甜的滋味，又映現出我那愛惡、棄取的習氣。